

古今說部叢書

第二集

一

古今說部叢書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羣已權界論

定價大洋八角

英穆勒約翰著嚴復譯 是書發揮自由

精義。勒清國羣小己二者權界。平社會之
凌犯。振國民之精神。大旨惡苟同而尙特
操。賤死法而尊公理。譯者自序。有言學者
必明乎己與羣之權界。而後自由之說乃
可用。是書之出。有功世道不淺。

訂正羣學肄言

定價大洋一元

英斯賓塞爾著嚴復譯 此書言所以治
羣學之塗術。書凡十六篇。譯者謂其書兼
貫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於近世
新舊兩家學者。尤爲對病之藥。

壬四一五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社會學

定價五角

歐陽鈞編譯 社會學爲精神科學之根
源。經歐陽君蒐取名家著述。編成是書。擇
詞精確。選材周詳。統序秩然。論旨曉暢。文
筆修飭。能與之稱。

社會通詮

定價一元

英國甄克思著嚴復譯 是書據羣學天
演公理。發明宗法社會軍國社會之殊。就
社會已然之跡。而推其所以致此之由。掃
盡陳言。推倒衆說。

壬四一六

古今說部叢書二集目錄

史乘

文士傳 晉張隱

衣冠盛事 唐蘇特

幽閑鼓吹 唐張固

法苑珠林 闕名

諧史 宋沈俶

三朝野史 元吳萊

閒中古今錄 明黃溥言

西峰淡話 防風茅元儀

琅瑯漫抄 明文林

博物

相貝經 漢朱仲

禽經 晉張華

風俗

輶軒絕代語 漢揚雄

怪異

神異經 漢東方朔

海內十州記 漢東方朔

列仙傳 漢劉向

搜神記 晉干寶

搜神後記 晉陶潛

冥祥記 晉王琰

述異記 梁任昉

原化記 口皇甫氏

寶積記 明亡名氏

文藝

杼情錄 宋 盧懷

碧湖襟記 宋 謝枋得

臨溪隱居詩話 宋 魏輔

延州筆記 江陰 唐觀

北窗嚙語 不亢齋 掃夢頭陀

遊紀

松亭行紀 錢塘 高士奇

清供

十六湯品 唐 蘇廙

採茶錄 唐 溫庭筠

茶疏 吳門 許次紆

襍志

炙轂子錄 唐王叡

桂苑叢談 唐馮翊

葆化錄 唐陳京

西墅記譚 唐潘遠

乾牒子 唐溫庭筠

吹劍錄 宋俞文豹

雞肋 宋趙崇絢

南部新書 宋錢希白

五色線 宋撰人闕

採蘭襍志 闕名

異苑十卷 宋劉敬叔

戒菴漫筆 明李翺

蘇談明楊循吉

耳新八卷明鄭仲夔

文士傳

晉 張隱

成公

成公綏口不能談。而富劇問以筆答。頗見其深智。

張儼

張儼。朱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告各爲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孔融

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此宗族奇之。

江統

江統召補洗馬。每有凝滯大事。章奏疏議。輒爲同官所推。常爲之作草。

束皙

東晉晚應司空。除著作佐郎。撰五經通義。三帝紀及十志。

孫盛

孫盛爲秘書監。篤尙好學。自少長常手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

王肅

王肅對明帝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

賈謐

賈謐與愍懷太子博。爭道。成都王屬聲曰。皇帝太子。國之儲君。賈長淵何得無禮。

張衡

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風議。拾遺左右。

劉禎

劉禎字公幹。少有才辨。常豫魏文帝座。見甄后不伏。武帝嘗怒配上方。武帝登

至上方觀作署。禎故匡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禎因得喻。已自理。乃跪曰。石出自荆山玄岩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有含和之性。磨之不瑩。雕之不增美。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中。武帝顧左右大笑。卽日還官。赦禎復署吏。

潘尼

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椀。使客賦之。尼於座立成。

臧盾蕭介

初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不成。罰酒一斗。臧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

張秉

張秉自知短命。乃作千年歌詩以自傷。

孔熒

孔熒字正忠。解音律。彈琵琶。

衣冠盛事

唐 蘇特

李某爲中丞。奏孔尙書溫徐相商爲監察御史。孔爲中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爲丞。卽每讌集。時人以爲盛事。國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

東方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岳。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步步拜禮至山下。仰歎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至。

上命相以八分書。先書名。金甌覆之。

鄭裔綽爲浙東觀察。奏侍御史鄭公綽爲副使。慕容與府主同姓。聯名者甚寡。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錄事。談銖爲醴院官。鍾輻爲院巡。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張員外粹與母弟冲。俱鄭都尉顯門生。後粹爲東陽守。冲爲信陽守。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携賓客同府主出省俱自外。卽兄弟之榮少比。

韋倫爲太子少保致仕。每朝朔望。羣從甥姪候於下馬橋。不減百人。

李益能文。多有貴家子同姓名。人謂益文章李益。謂貴遊爲門戶李益。

楊氏自楊震葬於潼亭。至今七百年。子孫猶在闔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德宗初復宮闕。所賜勳臣第宅妓樂。李令爲首。渾侍中次之。

張氏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國朝已來。祖孫三代爲相。唯此一家。

德宗幸金鑾殿。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日有衣作否。餘慶對曰。無之。乃賜百縑。令作寒服。

高宗時天下無事。上官儀持國政。嘗凌晨赴朝。巡洛水堤。步月緩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馭馬歷長州。音韻清亮。望之若仙。

貞元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賀知章一見李白。呼爲謫仙人。以金龜換酒。與之共飲。

權文公德興。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號得人之盛。

(完)

幽閑鼓吹

唐 張固

宣宗囑念萬壽公主。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駙馬鄭尙書之弟顛。嘗危疾。上使訊之。使迴。上問公主視疾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戲場。上大怒。且歎曰。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爲親。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輦至。則立於階下。不視久之。主大懼。涕泣辭謝。上責曰。豈有小郎病。乃親看他處乎。立遣歸宅。畢宣宗之世。婦禮以脩飾。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韋尙書澳遽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勅使如何。韋公卽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首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於卿如何。計將安出。韋公既不爲之素備。乃率意對曰。以臣所見。謀之於外庭。卽恐有太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卽一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大君之間社。

稷之福對默止此惜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有何貯。實言乎。公嘗著論儲宮之意。至是乃頓首以諫。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閑人。公不敢盡言而退。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唯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僉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

白尙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

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卽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卽易矣。因爲之延譽。聲名大振。

喬彞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彞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目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此題。速改之。爲渥洼馬賦。奮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尹。曰。喬彞崢嶸甚宜以解副薦之。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改定。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表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邀

之。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叙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榮悒。要知前事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賓客劉公之爲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且夕有騰越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章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簾下。章秀才獻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章覺之。乃去。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章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章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

餘年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

朱崖李相在維揚。封川李相在湖州。拜賓客分司。朱崖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封川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朱崖入相過洛。封川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解紛。復書曰。怨卽不怨。見卽無端。初朱崖封川早相善。在中外致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封川在位。朱崖爲兵部尙書。自得歧路。必當大拜。封川多方阻之未効。朱崖知而憂之。邠公杜相卽封川黨。時爲京兆尹。一日謁封川。封川深念。杜公進曰。何戚戚也。封川曰。君揣我何念。杜公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卽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于今怏怏。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治。封川曰。何官。曰。御史大夫。封川曰。此卽得。邠公再三與約。乃馳詣安邑門。門人報杜尹來。朱崖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遽落。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遽告封川。封川與度州議之。竟爲所墮。終致後禍。

朱崖在維揚。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爲樞近。而朱崖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術之一日。邀中堂飲。更無餘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起後。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詔令監淮南軍。欽義至。卽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直。奈何相拒。一時却與欽義感悅數倍。後竟作樞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欽義也。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取。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纓纒。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遣閹者二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大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二百疋緡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

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

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元相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相國常賦詩。命院中屬和。周正郎乃簪笏見相公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相國嘉之。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矣。

裴寬尙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爲見知。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贖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安祿山將反前三兩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錫賚絕厚。滿廳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陽。悉如其畫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銜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相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爭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崔威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後。公與議行止。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公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而一章允請。三數月後。門館間寂。家人輦竊罵之。公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崔造相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遂決退。一二歲中。居閑躁悶。顧謂兒姪曰。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掩也。遂復起。

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一大獄。頗有冤濫。每甚扼腕。及判使。卽召獄吏嚴誠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且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止。

元相載。在中書日。有丈人自宣州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公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閱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

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疋。

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載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卽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梁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道調梁州是也。

丞相牛公應舉。知于頔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求知。住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百。受之乎。曰擲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闕違者。立命小將瑩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卽領來。如已出界卽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啓封。揖廻。

是書爲有唐張固撰。共二十五篇。固在懿僖間。採摭宣宗遺事。簡當精覈。誠

可以補史氏之闕余家藏有固宋本將刻而傳焉嘉靖壬午春三用吳郡大石山人顧元慶

法苑珠林

闕名

孫壽

顯慶中平州人。有孫壽於海濱遊獵。遇野火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疑草中有伏獸。遂燭之以火。竟不爇。壽甚怪之。入草中窺視。乃獲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有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由此也。如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李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榮陽。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念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馥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徐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五侯寺僧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

唯舌不壞。雍州有僧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尸巖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

醴泉

太山之東有醴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污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異常者也。

柳儉

邢州司馬柳儉。在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義寧元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至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通。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多遍。卽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敕喚。就朝堂放免。又儉別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宅。至曉不絕。蓋感應所致也。儉至終。計誦經得五千餘遍。

諧史

宋 沈俶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死。與命或未衰。則縱使爲妖爲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吳興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爲守。居之無害。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廳事。以故多不利于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也。蕭惠明秦始初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于郡廳事安床。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下再拜。祠以太牢。既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問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于惠明。而季恭彥瑜差無聞。然此非他。惠明之

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雪川城之北門。有祠號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下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秀才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于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遇災荒而幸糶價之高。遭艱危而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啻霄壤耶。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游處。而家世雄于財。凡客至必延歛。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

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患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資。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爲。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蕩焉。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摔首頓之地。數日。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孑遺邪。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于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楊忠噤咽良久。收刃卻立。曰。爾畏死。給我耶。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負此函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于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是謝絕羣不逞。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爲。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爲不軌。知城中子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爲妻。且曰。女若不行。卽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殘于輿中。賊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三人。縋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爲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于敗。嗚呼。識去就。知廉耻。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出于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觀之。寧不有愧于心耶。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閔中之女也。嫁郡士張弼。建炎己酉。兵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郡人大恐。弼與鄰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爲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彼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爲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投

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助虐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周王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也。生而穎悟。廣穎豐頤。凜不可犯。名聞外國。天聖以來。太宗諸子。獨元儼存。仁宗眷寵尤異。儼好坐木馬。遇飢則于其上飲食。仍奏樂于前。或終日在上酣飲。慶曆四年。封燕王。時富鄭公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其首策曰。北方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所以視中國用人。亦如其國。燕王威望著于北方。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兒啼卽止。每牽馬牛渡河。旅拒以進。必曰。八大王在海裏。其畏之如此。其主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今年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視以爲重。今王之薨。必以朝廷爲輕矣。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其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慙然而書之。殿中丞丘浚嘗在

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恠。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奇哉。殊快人意。京城闌闐之區。竊盜極多。踪跡詭秘。未易根緝。趙師畢尚書尹臨安日。有賊每於人家作竊。必以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雖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闕傳京邑。不曰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一賊至。謂此卽我來也。亟送獄鞫。乃略不承服。且無贓物可證。未能竟此獄。其人在禁。忽密謂守卒曰。我固嘗爲賊。却不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好相看。我有白金若干。藏于寶叔塔上。某層某處。可往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其相侮。賊曰。毋疑。但往此方作少緣事。點塔燈一夕。盤旋終夜。便可得矣。卒從其計。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密以酒肉與賊。越數日。又謂卒曰。我有器物一囊。真侍郎橋某處水內。可復取之。卒曰。彼處人閒何以取。賊曰。令汝家人以籬貯衣裳。橋下洗濯。潛撥囊入籬。覆以衣。舁歸可也。卒從其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

甚喜。而莫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畧出。四更盡卽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至累汝。設或我不復來。汝失囚必至配罪。而我所遺。儘可爲生。苟不見從。却恐悔吝有甚于此。卒無奈。遂縱之去。卒坐以伺。正憂惱間。聞簷瓦聲已躍而下。卒喜復桎梏之。甫且啓獄戶。聞某門張府有詞云。昨夜三更被盜失物。其賊于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師罽撫案曰。幾誤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犯夜杖而出。諸境獄卒回。妻曰。半夜後聞叩門。恐是汝歸。亟起開門。但見一人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器也。乃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賂卒。賊竟逃命。雖以趙尹之明特而莫測其姦。可謂黠矣。卒乃以疾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子不能守。悉蕩焉。始與人言。

三朝野史

元 吳萊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於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奧。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奧中。簾幙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荅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既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圓寂。于法堂上。頃間。浩堂裏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遠自特冊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污濁。功則有之。忠則未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由此。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冊立濟王爲帝。事敗。濟王遇鳩而歿。丙壬各梟其

首欲屠湖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其威靈也。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馬渡江。逼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有愛寵林夫人者。見其起可疑。亦推枕而起。相隨於後。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裕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營前率衆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娼傳。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甯訟。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云。晴則鷄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有士人踰墻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墻樓處子詩。士人乘

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搜。謝砌應潛越。安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配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幸免決罪。反因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金陵帥閻趙以夫。過衢州。訪祕書徐霖。相見後。覲面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何事。元來哭世道艱險。小人在朝。君子在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與霖俱懷黎緯之憂故也。

理宗祀明堂。徐清叟爲執綏官。玉音問曰。貓兒捕鼠如何。清叟急機荅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應對雖捷。然理宗本命屬鼠。一時荅問。不覺觸突天聽。理宗度量恢宏。亦不之咎。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陪祀。登拜效。臺精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畧。恢荅曰。有一服丸子藥。

乃是不傳之祕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恢吃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晒。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頌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至元丙子春。淮西閻夏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至元己卯薨。有贈以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聞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五。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大兵渡江。賈似道即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于生民。先帝十一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羣從。尙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袞之聖躬。今天子孤惇之冲人。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

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其合唱義之
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
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尙永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乃父涉閩。闔淮東爲國宣勞。似道闔帥兩淮。効父之故智。闔才有餘。相
才不足。自當軸以來。收畜古銅器法書名畫玉器珍寶金銀貨泉。用譚玉辨驗。
以元老之尊。與賤娼潘稱心。夔狎貪財好色。一至於此。敗壞宋國。遺臭萬年。
宋興於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顯。顯德二字
不期而合。周以主幼而亡。宋亦以主幼而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
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大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伏而被誅。陳宜中當國之
日。韓震無辜而被殺。此造物報應之理也。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紀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甯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
須當醉。青冢兒孫幾箇悲。明年謫死。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

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後鳳樓空。倚筇曾向錢塘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日。預陳易簪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封豕貪狼之肆虐。率驕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讎。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厚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于江邊。九廟闡靈。掃胡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爲邪。讀之雖可怒可笑可恨。其文自好。

丙子三宮赴北行省。俘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齋僕足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州橋吳府子弟名棠孫僅一入齋。至是乃爲齋僕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蹙起不行。人箠以棍棒三下。登舟餒甚。得粥飲一桶。無匙箸。乃於河邊拾蚌蛤。

之穀。爭攫而食之。飢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授諸路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文文山天祥。留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觀宜中。客死暹羅。雖免作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尤得其死。方蛟峯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服終其身。尙得爲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北人有詩云。當今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侯。齒日忠如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界。岡嶺風雲草木知。未必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縑。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維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衫留得裏遺尸。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諫不從。彭曰。不把錢做錢看。不把人做人看。無不可築之理。既而城成。僚屬乃請立碑以紀之。大雅以爲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門之上。大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爲西蜀根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

歸焉。蜀亡。城猶無恙。眞西蜀根本也。

開中今古錄

明 四明黃溥言

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擊鼓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于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于宮中。而後鳴鐘。殊不省庚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末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延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顯子。詳見稷錄。我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觀劉尙賓集。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此觀之。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蓋信數之不爽。

北狄稱銀曰蒙古。胡元之先國號蒙古者。因女直號國曰金。乃以銀號其國也。後歷世祖。方改號元。

世人稱生辰曰誕辰。曰華誕。此誕字因詩經誕生后稷而云然。殊不知誕者發語詞也。今以稱誕辰。似無意義。但古今稱謂既久。奈何亦識一得之愚云爾。

元順帝有一象。宴群臣時拜舞爲儀。本朝王師破元都。帝北遁。徙象至南京。一日。上設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疾告。乃謫含山縣。尋卒。今墓在焉。宋時避廟諱甚謹。太祖之諱匡胤。卽改匡衡作康衡。英宗之諱宗實。周濂溪改實作頤。欽宗之諱桓。改陶桓公作威公。孝宗之諱昚。西山本姓慎。改姓作眞。如此之類甚多。又如貞字殷字。刊本中並缺二點畫。其謹嚴比前代不同。因錄如左。

予嘗讀檀弓。至子思之母死。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遂哭於他室。註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以予論之。伯魚先孔子卒。時年五十。其妻之年。必與之相似。且上有聖人爲之翁。下有大賢爲之子。况年已及艾矣。何得再嫁庶氏。此予之疑已久。茲觀瞿宗吉所著香臺集。有易安樂府之目。引漁隱叢話云。趙明誠清獻公之子。妻李氏。能文詞。號易安居士。有樂府詞二卷。名漱玉集。明誠卒。易安再適非類。旣而反目。有

啓與綦處厚學士。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僮之下才。見者笑之。此宗吉所以有清獻名家。阨運乖羞。將晚景對非才之句。予歎易安翁則清獻。爲時名臣。夫則明誠。官至郡守。亦景薄桑榆。何爲而再適耶。事類檀弓所記。故錄之。

奉化應方伯履平。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類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襪得硬綳綳。末不書姓名。闈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司郎中。越三年。出爲常德知府。又三年。陞貴州按察使。仕終雲南左布政使。然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冢宰亦知過能改。皆可以示後。故錄之。

宣德中先祖司訓南昌。爲崔太守彥俊題子昂胡馬圖。曰塞馬肥時首宿枯。鷄官早已着貂狐。可憐松雪當年筆。不識檀溪寫的盧。胡祭酒謂此含蓄褒貶。每誦之不輟。

世儒論陰陽激而爲雷何神。是豈知一物必有一神乎。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

母孝。一日拉十兵駕船販私鹽。至郡江北渡。忽霹靂一聲。挈人船上江岸。十人皆震死。獨敬觀昏絕中。默念我死了。我母靠誰。即有人援之。去死所三丈地而甦。惟雷火燎髮半禿。母歿卒於宅所。雷之有神如此。

宜德間。大父南山先生。與慈谿王公來。俱以教職同薦入憲臺。王巡按北直隸。時于少保謙任兵部侍郎。欲舉王自代。附書問消息。大父復詩云。出處雖同調。睽離各一方。只因交最厚。常是念難忘。賈誼曾陳策。曹參解促裝。明年二三月。延佇看翱翔。西陽先生甚奇此詩。王在職幾年。陞山西參政。大父未滿六年。受勅任廣西督學僉事。常奏保明經章致和等六人。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意氣日相信。交游四十年。自甘楊炯後。誰意祖生先。散地宜藏拙。明時肯蔽賢。殷勤一封疏。消息竟茫然。可知出處窮通有命存焉爾。

元薩公天錫。常有一詩。送潯天淵入朝。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聞者無不膾炙。惟山東有一叟鄙之。公以素愜意。特步訪問其故。叟曰。此聯措詞固善。但聞字與聽字一合耳。公曰。當以何字易之。叟徐曰。看天竺雨。公詰其看

字來歷。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來看雨。公俯首拜爲一字師。

宣德初。先祖在南昌。題春帖於學門。云。學冠西江。列郡仰詩書之府。道宗東魯。四方推文獻之邦。方伯孟公見而請題。藩司外門。先祖以堂堂藩府。襟三江而帶五湖。濟濟官僚。順四時以宣八政。呈公命卽刻之。至今不易。

正統己巳。先祖在湖臬。與巡撫侍郎王公一寧。督漕湖南。聞土木之變。公與先祖哭於岳陽驛。曰。不意今日亦見此事。後景帝卽位。有詔開讀。於戲後云。先祖語王公一寧曰。似虧王言體。公曰。如何而後可。先祖擬以對云。於戲漢高帝誤圍白登。非無奇計。周宣王薄伐玁狁。正在中興。宜宗室休戚之相關。實天下臣民之攸望。詔告天下。咸使聞知。公稱善。後公以駮徐武功徐亦擊節嘆焉。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蔡伯喈之耻。其曲調拔萃前人。

入國朝遣使徵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命。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其見推許如此。今流傳華夷。不負所學云。

西峰淡話

防風茅元儀

國初差行人極易。故行人官極多。而資格亦不貴。後則不然矣。如民有輸粟千石以上者。必降璽書。使行人至其家旌爲義民。此蓋鄭重獎掖。不然。行人固易差。璽書豈易降其家乎。今于報功旌善。俱草草矣。人焉肯自奮。

西楊嘗扈從。年七十矣。特給輿卒二十人。本朝給輿夫與致仕官。最爲殊恩。然四人六人。多至八人而止。此以扈從出塞。故至二十人。亦無兩也。

楊東里集中。有慈訓錄。述其母教。此格亦獨創。然仁孫孝子之懷。可以爲法。陶學士安集。載洪武初勅書。稱奉天承運皇帝勅旨。蓋當時制未定也。

元人重吏薄儒。此其弊也。然漢之郡椽。皆以士人爲之。誠爲良法。元復漢之舊耳。世重迂闊浮華之儒。故遂分爲二。然元之吏頗勝於今之胥吏。而所隸之地。必選而往。非如今之營窟爲姦。不可方物。蓋國初之制。猶倣元之舊。今漸失之。繇於視此太輕也。故曰元法亦可取也。

寬大之詔。及孝子節婦義夫。彛典也。獨前宋大明七年。詔有悌弟有慈姑。余以謂此二者。甚有關係。後可法也。

宋潛溪自謂同舍生。皆被錦繡。被珠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備刀。右備容臭。此非儒者之服。蓋其時皆胡裝也。

元時楊文安公薨。賜金錢百僚。皆致賻襚。人勸其子輸貨縣官。而給鹽于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道路害。其子恐緩喪不可。此卽飛錢及射貨之法。亦甚便。惜今無行之者。

裴潏有天和通選。潏以菽苑主盟。自任。哀古文辭。續昭明文選爲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雖工不取。世恨其隘。其書不傳。平生詩甚多。亦不傳。今之選詩文者。誰爲千古。何必紛紛乃爾。

命書之名。如段成式諾臯記。志幽怪也。以太陰將星神名意甚無謂。神名豈止此耶。又有支諾臯支者。干支之支。謂分類也。殊亦新好。又溫廷筠著書稱甘饌子。謂語怪說竇。猶甘饌悅口。亦自有致。

(畢)

琅琊漫抄

明 文林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晦。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方圓丈許。不生草。

和州城隍廟額曰。勅封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問之鄉老云。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今加封誥。猶存。錦標玉軸。其文云。帝主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睠此名城。雄列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也。必有超出於高城深池之外者。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靈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保綏。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我國。享茲明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日。又頒降神像聖旨。可封云云。王冕服。

九旒九章。青衣。緋裳。緋蔽膝。緋白大帶。緋襪履。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饑甚。坐穀籠架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籠床。烹鐵雞爲食。問何肉。曰。鐵雞。飯以大麥曰仁飯。太祖默喜。蓋龍牀登基人犯。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至今有薛家窪云。

堯典曰。象恭滔天。蔡註。滔天未詳。按史記。作似恭慢天。近是。蓋史遷去伏生聲未遠。必有所受也。諸葛孔明曰。滔慢則不能妍精。蓋滔與慢相通。古有是言也。亳縣成湯禱雨臺。已淪入于河。湯有天下而禱雨桑林不應臺猶在亳殆後人僞爲耳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爲異。及經亳及太和渡黃河。皆然。今上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設像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常幸此。三宿而返。英廟尙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

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尙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弘治戊申二月二十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羣。首尾相啣。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爲詩。次年憲宗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鰕鱗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鬪雞亦是五百兒。口傑犬下陞走。牧猪奴獻令人嗤。

晦翁先生稱陳子昂詩。如自然之奇寶。但恨其不精於理。而自托於僣佛。然自三百篇後。一變而爲離騷。騷有遠遊諸篇。卽多僣怪矣。再變而爲漢賦。則入於誣妄。至於魏晉之四言五言。則皆神仙懽樂之事矣。子昂效漢魏而作者。又何怪其托於仙佛也。

三皇本紀。系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

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于寅。此卽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斲。碑陰鋸紋。朗朗而欹。聞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涖江錢尙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爲戒也。

天順間。桂廷蛙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門。大小殺場操軍。御史張昇給事中。周紘既往點。亡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掀拾掩飾。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

解之有命補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左傳曹人請于晉。晉侯曰。吾歸而君。則歸曹伯者晉也。胡傳曰。其言自京師王命也。則歸晉君而以累乎天王。理固然乎。春秋聖人之筆也。其詞嚴。其義博。曹伯之初執也。書曹伯歸于京師。善之也。斯時也。天王因其執聲其罪而討之。晉雖不臣。其誰不服。以是而號令天下。其爲東周乎。緩至一年有奇不決。而後晉得以歸之。則是天王與晉以操縱之權也。其曰歸于京師。又曰歸自京師。若晉之京師矣。王之所以不王。臣之所以不臣。一言盡之。嗚呼。微矣。

世傳毛寶放龜。寶被溺。龜爲之渡。按寶傳寶爲符堅裨將所逐。溺河死。寶先曾畜白龜。後放之河。寶溺時。養龜人亦墮水。若履石上。既渡視之。乃向所養龜也。已五六尺。謂寶誤矣。

桓彝忠於晉室。子溫及孫玄謀篡。史分爲兩傳。固當。而桓謙桓振諸人皆叛賊。不應亦列冲彝傳中。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於 上前作院本。雜劇也頗有方朔譎諫之風。時汪

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憲廟密遣太監尙明察之。保國卽撤工。賂尙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憲宗微哂而已。

閣老保定劉公屢爲臺諫所論。而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爲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自脇下生一男。弘治改元戊申。余按宿。召視之。入歲

矣。名佛記兒。是黃醫官之甥。先是母娠時。脇腫如癰。比就襁。母亦昏暈。不知比甦。視脇已平。斑瘡甫合。乃知脇下生也。子狀貌頗磊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決非聖賢。他日或作一高僧耳。蓋誕之異也。

子賤墓在壽州南。孫叔敖有祠。亦在壽州安豐塘上。

虹縣靈壁。抵河南約千餘里。直河無水。云是隋煬帝積黍行舟處。

靈璧縣北齊眉峰。道傍有石嶙峋。立臥偃側二十餘里。其色黑潤可愛。土人稱爲活石。問之曰。近有人掘歸卽死。至今莫敢犯者。蓋亦偶有他傷耳。非石也。

春秋書鸚鵡來濟。下書昭公出奔。宋史書杜鵑鳴于天津橋下。卽書以王安石爲羣牧判官。

世傳臣見君呼萬歲。自漢武登嵩山。聞山呼萬歲者三。遂爲臣祝君故事。按優旃傳曰。秦始皇置酒。有頃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之矣。但無山呼字耳。

永嘉閩婦以青梅雕成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

復為梅謂之梅籃。李太白詩云。珍盤薦雕梅。豈即梅籃歟。

南京朝陽門外。天晴微雲。忽雷擊死數人。惟灰燼。廼守蘆席老卒。問之人云。是
蠶惟務戕忍。取良人財物者。

弘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戈水塞矣。故清。三年春。至清河。
其流濁。與昔淮水同。而淮水反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不知有何災祥。漫
識之。

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無水害。則槩縣荒落。居民蕭然
矣。殆氣候使然。

山西鐵冶鑄火盆。面洗之類。出爐。乘紅刷。以膽礬水作。生銅貨之。受欺多矣。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嘗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尚書者。不欲言其名。
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給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
王鉞。戶部尚書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
違越。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諛其非有德。

學所致也。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通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邪？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兵部曰：公眞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尙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辨之。臆將百言，衆憊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以事敗。

聞見錄載：呂文靖致仕居鄭。范文正出爲陝西，可東宣撫使，過鄭。呂問曰：參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圖欲報於外耳。呂笑曰：公誤矣。既跬步去朝廷，豈能了事？文正慙然有悔意。夫文正之出，所謂直道事君者也。其出處必自有見。豈必因呂文靖之言始悔耶？文靖任術數，以是問公，公不敢直斥，故云然。若出而有悔，烏足爲文正。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禹以含燕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魯襄磨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辨正，眞可以鍼盲聾，破邪妄。至以毒爲太陽熱氣，又謂太陽火氣常爲毒，則謬甚矣。蓋熱自能燬物，太陽寧有毒邪？又甚至於譏訕孔孟，欲

廢祭禮。則又天地閒之舉人也。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爲史記也。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爲傳。不怪其然也。又或辨其有無者。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則盾固未嘗殺於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於屠岸賈也。邪。史之言不足信者多。

蔡先生作洪範方圖。自是正理。其圓圖與洛書全不同。且洛書以一數居下。屬水。後天爲坎。配冬至。圓圖配自九九。尙未大謬。八數居東北。後天屬艮。配立春。而圓圖以二配之。二死數也。陰之陰也。以配立春。斷乎難矣。三居左。正東。屬震。配春分。與圓圖偶合。四居東南。屬巽。配立夏。圓圖止合其半。五居中。後天無定。屬所以無定位。運四時。根五行。今圓圖以屬夏至之半。六居西北。屬金。後天曰乾。於時爲立冬。圓圖以立秋夏至各當其半。七居正西。後天屬兌。當配秋分。圓圖止合其半。七七以下。始分屬之。九數居正南。屬火。後天爲離。配夏至。圓圖以配冬至。殆與洛書本圖相反矣。一者數之始。乃氣之始。而以屬冬至。二者陰之純。於後天屬坤。洛書位於西南。於時爲立秋。故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以後天圖。

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術家有遁甲。想亦是古書。其配合最不差。而避五不用。豈蔡先生以其術家而忽之邪。此蔡先生所作也。先生非不精詳校勘。但一時失於虛五。遂至舛謬如此。後生非敢致喙先哲。考之於古。覺得未穩。姑錄以俟再講。

九九之數。八十一也。虛五九位七十二也。虛五則一數爲一候。四時分而七十二候周矣。新圖以多數配少數。故不合。又順數以定四時。於本圖又相背馳耳。若然。則八卦九章。何以相表裏。禹會封在塗山西南二十里許。土地平衍。相傳爲禹會諸侯處。

塗山頂有銀杏一株。大可數百圍。不知年矣。

汪氏老母。於皇寺側酒媪也。高皇側微時。受其恩多。劉氏恩人。墳主之妻也。趙氏乾娘。高皇義父之妻也。其子孫並世襲指揮。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邪。官童曰。我

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喻也。先曰。爾母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英廟配。問於官童。官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墻邪。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荐寢。復卻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英廟在虜時舊隸也。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邪。曩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英廟叱曰。豈有茲事。復戒曰。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桀之。彪之反狀既明。而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吳官童歸自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急。石亨乃謀於上曰。得吳

官童可以計退。詔出見之。上釋其械。問曰。爾能退此胡否。功成賞以侯。對曰。能。賜易新衣。押至石營。石曰。吳先生至。吾無憂矣。官童乃逐一驢。戴破帽。手持醬肉。直撞入達圍。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童乃番語云。吾某村人。吾母有病。入城買肉。啖之。執我何爲。復曰。我非與爾等有鄉情。吾固不言。言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國已有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至爾地。勦老營。爾尙守此何爲。某日又當出戰。吾非有鄉情不言。言之。祇自害耳。虜聞言。始有退志。然後亨以火器擊之。圍遂解。蓋亦所謂先聲者也。石殆得之矣。由是官童以口舌至都督僉事。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兩府。

嘗讀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固愛其文。而心竊鄙其事。及蘇老泉上田樞密書。固不能無求也。二人之文。足以傳世。故人皆及見之。下此不知乞憐之辭。幾千百億萬也。漢時此類文字絕少。逮宋盛時。此風未息。故程明道對韓持國云。惟不求而得。則求者不至。豈上之人有以求之邪。國初至今。士稍有立者。皆以此爲耻。謂能韓能蘇之文章者。肯爲之乎。

站船用粉塗地。然後加采。高皇聖製也。南京功臣廟畫壁與陳漢大戰。高皇乘白船。友諒紅船。既平漢。命以紅船入。遞運裝囚。白者加彩。載使臣。亦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尙有此制。

予在家時。聞王僉憲華死於溫察院。對院有樟榕樹。蓋三四百年物。王先夢人謂曰。我張容也。幸與公同往。心竊疑之。次早見樹有火益怪。令斷一鐵牌。列其銜。填以硃砂。以鐵鎖并樹縛之。明日病遂昏亂。半月死。死時樟榕卽倒。予聞之甚異。及至溫。所謂樟榕固無恙。而偃倒乃傍樹也。然則傳言可盡信邪。

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淒淒陽卉肥。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芳悅。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

宋義事楚懷而逆料項梁之亡敗。若辨黑白。可謂知而明矣。所以自處。則未也。夫人情有真僞。王霸是也。王者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伯者則不之顧矣。王伯真僞。在爲人臧否耳。而項梁爲人。臧乎否乎。使宋義一時知其真爲復楚。而

羽復何如其人也。羽固勝梁。能兀兀久處人下乎。能真知父子君臣倫理者乎。能知死不變乎。人人知其不能也。其所以立楚懷。又因人之言而假以復衆耳。使懷王可事。則勸其去而別圖。或不可事。亦必勸以自圖。毋陷虎口。不聽則遜去以避禍。是亦不待智者可以能之。而乃併其身與懷王就戮。智者固如是哉。或曰宋義與項氏合而不以言爭於懷王。則失事君之忠矣。勸項氏立懷王者。義也。今言而不聽。當明告懷王曰。昔項氏所以立王者。聽臣之言耳。今不聽。王必不能久矣。而后去之。豈不兩全。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時易太子。錮南城。非少保而何。及景皇帝病亟。實欲迎襄府。但事未決。而中宮猶豫間。事泄。乃爲內豎曹吉祥傳播。因起張石之謀。迎立憲宗。乃出衆議。實非少保意也。憲宗但知有請章。遂復其官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者。然其功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時張石輩皆武臣。不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能辨正。故今之議紛紛然。大槩廢太子一事。凡署字者皆當誅。豈獨

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從違惟頤指。故其罪爲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爲無辜。人至今惜之。

史記舜世紀曰。生生之具曰什器。軍法曰。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共器具什物。故云。又作役者十人爲火。則火伴家火。皆當從火。從夥者非。

先公官太僕時。政事之餘。楮筆在前。卽信手草一二紙。或當時見聞。或考訂經史命壁間錄。置冊中。而一時逸亡多矣。且皆漫言。未嘗修改。壁每以請。則嘆曰。此豈著書時也。他日閉門十年。當畢吾志。嗚呼。豈謂竟不埃耶。自公少時。卽有志著述。有日程故錄。甚富。在滌失之。此編蓋百分之一耳。姑存之。以著公志。在溫一二事。散錄詩文稿中。不忍棄去。併抄入之。摠四十八則。弘治庚申十月。仲子璧拜手謹書。

相貝經

漢 朱仲

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蓋。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清氣障。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又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濕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觀。秦穆公以遺燕龜。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磔。或白駁。其性寒。其味甘。去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唇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病瘡。黑鼻無皮是也。矚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營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唇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旬唇是也。兩則重。齋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兩則輕。齋則重。

緯略云師曠有禽經。浮丘公有鶴經。雖相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唯朱仲所傳貝經怪奇甚。朱仲學仙於琴高而得其法。獻珠于漢武。去不知所之。嚴助爲會稽太守。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文奇而人亦奇。

禽經

晉 張華

子野曰。鳥之屬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故始於此。鳳者羽族之長。

鳳雄鳳雌。

鳳鴻前麟後。蛇首魚尾。龍文龜身。燕頤鷄喙。駢翼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抱忠。翼挾信。足履正。小音鐘。大音鼓。不啄生草。五采備舉。飛則羣鳥從。出則王政平。國有道。

亦曰瑞鷗。

景純注爾雅云。瑞應鳥也。鷄頭。蛇頸。燕頤。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出為王者之嘉瑞。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及鳥獸。則鳳鳥翔。

亦曰鸞鷟。

鳳之小者曰鸞鷟。五彩之文。三歲始備也。

羽族之君長也。鸞瑞鳥。

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故字從變省。禮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鬱鬱然也。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也。後改爲鸞。

一曰雞趣。

顧野王符瑞圖曰：雞趣，王者有德則見。

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

別五采而爲名也。

鳳翥鸞舉，百羽從之。

鸞鳳翔止，百鳥皆從也。以類化。

鳳靡鸞吡，百鳥瘞之。

鳳死曰靡，鸞死曰吡，禽鳥啄土以瘞藏之。

慈鳥反哺。

慈鳥曰孝鳥，長則反哺其母，大嘴鳥否。

白脰鳥不祥。

鳥之白脰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

巨喙鳥善警。

鳥之巨喙者。善避矰弋。彈射曰善警。

孤鳥吟夜。

鳥之失雌。雄則夜啼。

鷖鳥之善搏者曰鷖。

鷖大人見而悚愕也。

竊玄曰鵬。

色淺黑而大者。其羽蟲鳥毛也。

鵠曰鵠。

鷹色蒼黃。謂之鵠。廣雅曰鵠。鷹一歲色也。鷹生三歲如鵠也。

骨曰鵠。瞭曰鵠。

能遠視也。瞭目明白音了。

鷗曰鷗。

晨風也。向風搖翅。其回迅疾。狀類雞。色青。搏燕雀食之。左傳云。若鷹鷗之逐

鳥雀。

奪曰鷗。

如鷗而小者。其脰上下。亦取鳥雀。如攘奪也。

王鷗。鷗鳩魚鷹也。

毛詩曰。王鷗鷗而有別多子。江表人呼以爲魚鷹。雌雄相愛。不同居處。詩之

國風。始關雎也。

亦曰白鷗。

鷗之色白者。

亦曰白鷗。

狀如鷹。尾上白也。

雉介鳥也。

善搏鬪也。

亦曰鳩。

爾雅曰雉絕有力奮。

五采備曰翬。

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鷩。言其毛色尤光輝也。周禮后六服一曰翬衣。取其雉性介而守。以比后德也。

亦曰夏翟。

書曰羽畎夏翟。雉尾至夏則光鮮也。

亦曰鷩雉。

素質五采。解見上註。

采黃曰鷩雉。

背毛黃。腹毛赤。頸毛綠。而鮮明。周禮鷺冕取此。

白曰翰雉。

江南呼曰白雉。

玄曰海雉。

羽色純黑。亦善鬪。生海中山島上。

首有采毛曰山雞。

山雉長尾。尤珍護之。林木之森鬱者不入。恐觸其尾也。雨則避於巖石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死者甚衆。

頸有彩囊曰避株。

雉屬。出華嶽及盛山中。晴暘則頸出彩色作囊。遇樹木則避之。故曰避株。任昉曰亦名吐綬鳥。

背有采羽曰翡翠。

狀如鳩鵲而色正碧。鮮縹可愛。飲啄於澄澗洞淵之側。尤惜其羽。日濯於水。

中今王公之家以爲婦人首飾。其羽直千金。

腹有采文曰錦鷄。

狀如鳩鷓。膺前五色如孔雀羽。出南詔越山中。歲採捕之。爲王者冠服之飾。
鳩鷓戴勝布穀也。

楊雄曰。鳩鷓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爾雅曰。鷓戴鷓。鷓卽首上勝也。頭上尾起。故曰戴勝。而農事方起。此鳥飛鳴於桑間。云五穀可布種也。故曰布穀。月令曰。戴勝降於桑。一名桑鳩。仲春鷹所化也。

亦曰鷓鷓。

鳴自呼。

亦曰穫穀。

江東呼爲穫穀。見楊雄方言。

春耕候也。

云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爲候。

鴈以山言。自南而北。

鴈亦音鴈。中春寒盡。鴈始北嚮。燕代尙寒。猶集於山陸岸谷之間。故字從斥。鶴以聲交而孕。

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

鵲以音感而孕。

鵲乾鵲也。上下飛鳴則孕。

白鷄相眠而孕。

雄雌相視而孕。

鷓鴣晴交而孕。

狀類鳧而足高。相視而睛不眩轉。孕而生雛。

鶴寓周子規也。啼必北嚮。

爾雅曰。寓周。甌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鳴皆北嚮也。

江介曰。子規。

啼苦則倒懸於樹。自呼曰謝豹。

蜀右曰杜宇。

望帝杜宇者。蓋天精也。李膺蜀志曰。望帝稱王於蜀時。荊州有一人化從井中出。名曰鼈靈。於楚身死。屍反泝流上。至汝山之陽。忽復生。乃見望帝。立以爲相。其後巫山龍鬪。壅江不流。蜀民墊溺。鼈靈乃鑿巫山開三峽。降丘宅。土人得陸居。蜀人住江南。羌住城北。始立木柵。周三十里。令鼈靈爲刺史。號曰西州。後數歲。望帝以其功高。禪位於鼈靈。號曰開明氏。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爲杜鵑鳥。或云化爲杜宇鳥。亦曰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

隋楊越雉鷓鴣也。飛必南翥。

廣志云。鷓鴣似雌雉。飛但徂南不北也。

晉安曰懷南。

異物記云。鷓鴣白黑成文。其鳴自呼。象小雉。其志懷南。不北徂也。江左曰遂隱。

古今注曰南方有鳥名鷓鴣。向南飛畏霜露。早與暮出稀。有時夜棲。則以樹葉覆其背。燕人亦不知有此鳥也。

鷓鴣。殺鳥也。殺不知死。

狀類鷄。首有冠。性敢於鬪。死猶不置。是不知死也。左傳鷓鴣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

鷓。信鳥也。信不知用。

鷓。水鳥。如鷓鴣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鷓。鷓之別類。羣鳴啾啾。優優。隨大小潮來也。食小魚蝦。鰻之屬。雖潮至則翔水。嚮以爲信。反爲鷓。鳥所擊。是知信而不知所以自害也。

鷓有文而貪。

鷓狀類鷓。紺色。錯出有文采。水際蚌時出啄食之。反爲蚌所持。死水中。不知所食以爲害。左傳曰。聚鷓爲冠是也。

鷓不擊而貪。

鷦鷯也。不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鷦飛戾天。鮑照曰寒鷽勝離。

鷽志在水。

鷽鷽。水鳥也。似鷽而大。喙長尺餘。領下有胡如大囊。受數升。湖中取水以聚。羣魚候其竭涸。奄取食之。一名淘河。詩曰維鷽在梁。志在水也。

鷽志在水。

爾雅曰鷽。斲木鳥。巢木中。鶯如鷽。長數寸。常斲樹食蠹蟲。喙振木蟲皆動也。鷽拙而安。

鷽。鷽鷽也。方言云蜀謂之拙鳥。不善管巢。取鳥巢居之。雖拙而安處也。雄呼晴。雌鳴陰。

鷽巧而危。

鷽鷽。桃雀也。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鷽。關東人呼曰巧雀。亦謂之巧女。喙尖取茅秀爲巢。刺以縑麻。若紡績爲巢。或一房。或二房。懸於蒲葦之上。枝折巢敗。巧而不知所託。

鳧鷖之雜。

鳧鷖。鴨屬。色不純正。故曰雜矣。

鵙鷖之潔。

鵙。白鵙。似山鷄而色白。行止閑暇。

題鳩鳴而草衰。

爾雅謂之鵙。鵙。伯勞也。狀類鵙而大。左傳謂之伯趙。方言曰。孤鷄鳴則草衰。

澤雉啼而麥齊。

澤雉。如商庚。春季之月。始鳴。麥平隴也。

風翔則風。

風。禽鷖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

雨舞則雨。

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羊。天將雨則舞。

霜蜚則霜。

鷓鴣鳥名。其羽可爲裘以辟寒。鷓鴣飛則隕霜。

露蒼則露。

露禽鶴也。古今注。鶴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謂玄鶴也。子野鼓琴。玄鶴來舞。露下則鶴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林鳥朝嘲。

林鳥朝之將翔也。聚而嚙啁。

水鳥夜啜。山鳥巖棲。

山巖之鳥。多不巢。

原鳥地處。

鷓鴣鳥之屬是。

靈鵲兆喜。

鵲噪則喜生。

恠鵬塞耳。

一名休鵬。廣雅曰江東呼爲恠鳥。聞之多禍。人惡之掩塞耳矣。

鷺鶉野則義。參則搏。

月令曰田鼠化爲鷺。關東謂之鶉。蜀隴謂之循。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羣飛。晝則草伏。馴養之久。見食相搏鬪也。

水鷺澤則羣。擾則逐。

鷺野鴨也。飛止大澤之中。羣處既參。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鸚鵡摩背而瘖。

鸚鵡出隴西。能言鳥也。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瘖瘖矣。

鵠鵠剔舌而語。

山海經謂之鵠鵠。今人育其雛。以竹刀剔舌本。發之言語。謝尙能作鵠鵠之舞。

扶老強力。

古今注云。扶老。禿鷲也。狀如鶴。大者高七八尺。善與人鬪。好蹈蛇。脯羞一作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也。

鵠鵠友悌。

雀屬也。爾雅曰。鵠鵠。鵠渠。毛詩曰。水鳥也。大雀。高尺。尖尾。長喙。頸黑。青灰色。腹下正白。飛則鳴。行則搖。又曰。鵠鵠在原。兄弟急難。鵠鵠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案察雛雛。鴻儀鷺序。

鴻鴈屬。大曰鴻。小曰鴈。飛有行列也。鷺。白鷺也。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縉紳之象。詩以振鷺比百寮。雍容喻朝美。易曰。鴻漸于干。于磐。聖人皆以鴻鷺之羣擬官師也。

鷓雀啁啾。下齊衆庶。

鷓籬鷓也。雀屬。衆人之象。言多也。

鷓鷓雄鷓牝庫。

鷓雀也。鷓也。二鳥皆雄者足高。雌者足短。

鳩鷓雌前雄後。

鳩。鳩鷓也。鷓大如鳩。生關西。爲鳥愁急。二鳥雌飛則隨。雌止則止。雌常在前也。

鷓將生子呼母應。

鳥伏卵將成。子鳴於鷓。母應之。

雛既生。母呼子應。

鳥既雛。母呼則子應之。

班鳩辨鷓。

班次序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他鳥皆否。

臬鷓害母。

臬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口。翔去也。

舒鳩鳴前後和。

舒鴈飛成行也。雌前呼雄後應也。

羣棲獨警。

夜棲川澤中。千百爲羣。有一鴈不瞑。以警衆也。

覆卵則鶴入水。

鶴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冷則不甦。取礬石周卵以助暖氣。故方術家以鶴巢中礬石爲眞物也。

鵝隄月。

伏月卵則向月。取其氣助卵也。

霄鴈司夜。行屬主晝。雄翼掩左。雌羽掩右。

爾雅曰。鳥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物食長喙。

食物之生者皆長喙。水鳥之屬也。

穀食短喙。

鳥食五穀者喙皆短。

搏則利觜。

鳥善搏鬪者利觜。

鳴則引吭。

善啼鳴頸長也。

毛四時。

春則毛弱。夏則稀少而改易。秋則刷理。冬則更生。細毛自溫。

色合五方。

倉鷹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屬。以象南方火行。黃鳥之屬。應土行。以象

季夏。白鷺之屬。以象西方金行。玄鳥。以象北方水行。

羽物變化。轉於時令。

仲春之節。鷹化爲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爲鴛。仲秋之節。鳩復化爲鷹。季秋之節。雀入大水化爲蛤。孟冬之節。雉入大水化爲蜃。淮南子曰。鼈化爲黿。黿化

爲鷓。鷓化爲布穀。布穀復爲鷓。順節令以變形也。

乾道始終。以成物性。

生物者乾之始。成物者乾之終。隨時變化。成就萬物之性也。

附宋王楙補禽經說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得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余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畧。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亦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尙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鷓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睨。雀以猜懼。燕以狂眈。鶯以喜囀。鳥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鷓以愁嘯。鷓飛則蟻沉。鷓鳴則蚓結。鷓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喙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喙多圓而善啖。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多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余又觀之。如鷓目成而受胎。鷓影接而懷卵。鷓鷓交頸。